

第一章 太醫之女

秋風蕭瑟，大雁南飛，京師東坊西巷栽有一棵三十五年的銀杏樹，燦爛金葉，從遠處看去尤像是天邊升起了一抹金色霞光。

樹下，年輕女子坐在老舊的藤木椅上，膚白皓齒，一襲青衣，黑眸透亮，眼尾微挑，三千髮絲以髮帶高高束起，右手從油紙袋中掏出一顆脆皮花生仁，高高拋起，張嘴入口。

「燙燙燙、燙燙……」男人由遠及近，絡腮鬍子，粗布衣裳，麻布束髮，濃眉大眼，面露凶相，腳下一雙布鞋，邁著八字步。

「小姑娘奶奶，麵都上來了，還吃什麼花生仁，趁熱吃麵。」男子無姓，單名一個豹字，眾人皆喚他阿豹。

年輕女子沒在客氣，從阿豹手裡接過筷子，挑起一大口麵條，呼呼吹了幾口，將還冒著熱氣的麵條呼嚕嚕吸入口中。

老宋家的牛肉麵在樹下支攤，兩人是常客，牛骨湯夜裡小火燉上，掀開鍋蓋，肉香四溢，厚切牛肉片，麵上一層細碎的蔥花香菜葉調味，誰吃誰香。

「老爺子已經出城了，從京師到幽州，一來一去沒回十天半個月根本回不來。小姑娘奶奶，再過三個月就是妳和余家那小子的婚期，火燒眉毛了，妳就別端了，怎麼辦？吭一句，兄弟們都準備好了。」阿豹嘴裡塞了一大口麵，說起話來有些含糊不清。

年輕女子不急不惱，端起臉大的碗，吹開湯麵上的浮油，咕嘟嘟喝了一大口，「是我和姓余的大婚還是你和姓余的大婚？」放下碗，女子舔了舔嘴角的湯汁，意猶未盡。

「小祖宗……」阿豹年長女子十幾歲，常年混跡於市井，男人什麼德行他再清楚不過，嘴上抹了蜜，不幹人事的多了去。一入後宅，女子就是案板上的鮑魚，枕邊夫君，上邊婆婆，若是嫁錯了人還不如不嫁。

「余家夫人前兒個派人出府拿了一塊玉佩、兩根金釵，書香門第的余家可是連鍋都揭不開，逼得夫人與當家底。咱家老爺子太醫院出身，為官二十載，謠傳老爺子出宮時可是帶了七大箱的寶貝，都是宮裡貴人賞的。」

邊吃邊說，阿豹一不小心咬了舌頭，疼得齜牙咧嘴，停了半晌，繼續道：「妳和余家小子定下娃娃親，當年余夫人就不同意，她一門心思攀高枝。我呸！她也不掂量掂量他們余家的斤兩。」

一提這事兒阿豹就為女子抱不平，當年余老爺為官清廉，兩袖清風，賢名遍佈京師。可余家這個兒子，金玉其外敗絮其中，徒有其表，二十有五至今連個功名都沒考上，不僅如此，還整日混跡花街柳巷，美其名曰找什麼紅顏知己。

阿豹喋喋不休，女子倒是沉得住氣，一門心思吃麵。

「今兒個年中，那婆娘來找老爺子談婚事，我就覺得不對勁，派人一查果不其然，余家是山窮水盡，那婆娘就盯著妳的嫁妝呢。」

啪的一聲落筷，年輕女子吃飽喝足，面上神采奕奕，「那要讓夫人失望了。」她眨著靈動的雙眸，「父親出宮是帶了些寶貝，只可惜……父親醫術高明，卻全然

不是做生意的料。」

年輕女子自嘲的笑了笑，「開了十幾年的醫館，一分錢沒賺到不說，還把養老的家底都搭了出去。」她起身，從懷中掏出幾個銅板扔到桌上。

阿豹一瞧，急忙呼嚕嚕將碗裡的麵吃光，跟著起身。「老爺子是醫者父母心，天字第一號的大善人，給窮人看病不收銀子，隔三差五還免費贈藥，金山銀山也架不住這麼送啊。」

「我倒是無所謂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……」年輕女子雙手後背，今年不過十八年華，說話行事卻是老成持重。

「不過，她余夫人既惦記著我父親的寶貝，又要強壓父親一頭……」女子一聲嗤笑，「得罪我無妨，但是欺負徐家人，我徐嫡就教教她如何做人。」

徐嫡，前太醫徐術的養女，徐術當年是聲名赫赫的太醫，「老來得女」將其視為掌上明珠。徐嫡本是街上的小乞丐，五歲時意外昏倒在徐術馬車前，徐術心善，親自為小女孩診治不說，知道她無父無母就收她為養女。

徐嫡當年大病一場，燒了五日，醒來後甚至叫不出自己的名字，曾經的記憶全部忘卻，徐術給她取名為徐嫡，從此她就成了太醫之女。

徐嫡很黏徐術，只要徐術在宮中當值，她便坐在徐府大門口不吃不睡，直到徐術回府為止。徐術心疼閨女，索性直接辭官在京師開了間醫館，終身未娶，日日將她帶在身邊，悉心傳授醫術。

徐術同余老爺是好友，兩人脾氣秉性相投，遂定下了這門娃娃親，未承想余老爺先走一步，余夫人為人刻薄，貪慕虛榮，教出個不爭氣的兒子，家門日益落敗。

「好勒！姑娘吩咐，咱們怎麼著？」阿豹一聽瞬間打起了精神。

想他阿豹曾經就是扶不上牆的爛泥，吃喝嫖賭坑蒙拐騙，無一不做，姑娘不僅救了他的命更救了他後半輩子，他發誓對徐嫡唯命是從，上刀山下油鍋，在所不惜。

「先去趟春香院，容媽媽昨兒個遞了口信，幾位姑娘又沒法子接客了，老爺子是大善人不假，可也是凡夫俗子，一頓飯不吃餓得慌，還是得多賺些銀子。」

徐嫡拍拍阿豹的肩膀，突然問道：「可知三人成虎的道理？」

阿豹身材魁梧，比徐嫡高出一個頭，瞪圓了眼睛，連連搖頭，他大字都不識一個。

「無妨，今兒個姑娘教你。」徐嫡挑眉淺笑，胸有成竹大步向前，原本還想琢磨個法子將父親支出京去，沒想到神仙相助——

幽州一富紳的老母身患重病，聽聞徐術醫術高明，指名要徐術為其醫治。富紳是孝子，親自前來跪在徐術面前，求他救老母一命。

徐術是出了名的心軟，雖放不下醫館和徐嫡，可還是應下了，正合徐嫡心意。

春香院是青樓，三教九流的人皆聚集於此，人生在世，生老病死乃常事，無人可避免，煙花之地的姑娘因職業關係，染上花柳病的十之八九，偏偏京師醫女鮮少，即便找到醫女，肯來此地看診的，放眼京師也就徐嫡一人。

「喲，哪兒弄來的姑娘，瞧這楊柳細腰，瞧這眼神，爺就喜歡野的。」青天白日，

不知哪冒出來的龜奴竟敢口出狂言。

「新來的？」白日姑娘們大都睡著，春香院內往來走動的多是打雜的龜奴。

「小的半月前來的。」年輕男人連忙對前輩彎腰陪笑。

「勸你少招惹她。」

「大哥這話怎麼說，咱這是青樓開門做生意，賣的就是女人，難道那姑娘是什麼頭牌不成？莫欺少年窮，等兄弟我日後發達了，將頭牌壓在身下不在話下。」男人笑得猥瑣，盯著徐嫡的背影就差流口水了。

對面之人鄙夷的輕哼了一聲，「那姑娘是大夫，容媽媽請來給院裡姑娘們治病的，之前有個不長眼的奴才打那姑娘的主意，竟想趁著四下無人霸王硬上弓……」

「然後呢？」龜奴湊上前豎起耳朵打聽。

「好端端的男人，突然不能再行房中之事。」身為春香院的老人，男人深知這外表人畜無害的姑娘，實則心狠手辣，招惹她不是找死嘛。

「大哥，不是小弟說你，只怕是那男人本就有什麼隱疾，一個小娘們罷了，還真當仙女下凡有什麼法力不成？」年輕龜奴口出狂言。

「我在春香院做了七年的工，煙柳巷這條街，這姑娘要橫著走都無人敢攔。年輕人，聽人勸吃飽飯，這姑娘不是你招惹得起的。」年長男人提著刷地的木桶離去，言盡於此，聽不聽就是他的事了。

同時間，徐嫡推門而入，阿豹懂得規矩，關了門乖乖守在門外。

「徐姑娘，我往常的癸水三四日便走，這個月都來了十幾日了，我小半個月沒接客了呢。」徐嫡剛進門，便有一身形婀娜的姑娘疾步而來。

「徐姑娘，我……我下體……」另一姑娘來到徐嫡身邊，湊到她耳邊低聲耳語。

「徐姑娘，我近些日子體力不支，無力伺候老爺公子們……」

「徐姑娘……」

姍姍來遲的容媽媽撥開人群，親暱的拉過徐嫡的手，「猴急什麼，徐姑娘人都來了，藥到病除，都別怕。」雖上了年紀，但容媽媽打扮的卻是花枝招展，「這些姑娘們好些日子沒開張了，都等著徐姑娘救命呢。」

什麼醫者父母心，都是狗屁！怎麼著她們這些妓女的命就不是命了，她春香院是男人尋歡作樂的地方，又不是洪水猛獸，那些個大夫各個端著架子，她三番兩次派人去請，都閉門不見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讓她尋到了徐嫡這個女大夫，在她面前姑娘們也放得開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，每每有什麼疑難雜症，吃下幾服徐嫡開的湯藥，必是藥到病除。一袋銀子通過袖口塞到徐嫡手上，老規矩，容媽媽不敢忘。

「容媽媽放心，怎敢耽誤你的財路。」青樓女子苦，大都是被拐騙離家，若有退路也不會做這下作的生意。

可徐嫡是大夫不是佛祖，度不了眾生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醫好姑娘們的身體，讓她們早日賺得贖身的銀子。

徐嫡在雅間問診，姑娘們在簾外排隊，一個走罷再進一個。

「清血敗毒。樸硝二兩，桃仁一兩，赤芍一兩，全蠍一兩，浙貝母一兩，血蠍一

兩，金銀花四兩，野大黃四兩，茯苓五錢，炮山甲五錢，車前子五錢，蜈蚣三十條去頭足。」

「消腫止痛。金銀花五錢，白鮮皮五錢，土茯苓五錢，薏苡仁五錢，防風五錢，木通三錢，木瓜三錢，皂角二錢，歸尾五錢，紅花三錢，大黃三錢。」

「精神倦怠，氣短乏力。黨參一兩、茯苓二兩、甘草一兩、白術三兩。」

徐嫡一手把脈，一手寫方子，將七位姑娘的方子遞到容媽媽手上，「照方抓藥，藥到病除。」

容媽媽笑著推了徐嫡的手，「老規矩，藥材從你們鋪子抓，我明兒個派人帶銀子去取。」能在煙柳巷立足十餘年，容媽媽自有尋常女人沒有的手段和氣量，這點小錢入不得她的眼，卻能賣徐嫡一個人情。

「多謝容媽媽。」徐嫡將方子一折塞入懷中，「徐嫡想請容媽媽幫個小忙。」她特意加重了小字。

「徐姑娘但說無妨。」容媽媽湊到徐嫡跟前，聽她低聲耳語，「舉手之勞而已，徐姑娘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那位余家公子……不瞞徐姑娘說，口袋裡沒幾個銀子，對姑娘們還挑三揀四的，非要找會吟詩作對的姑娘，科舉不中，附庸風雅的本事倒是越發見長。」她拍著胸脯保證。

余家在京師毫無根基，兩相權衡，還是徐嫡對容媽媽更重要。

「多謝。」來而不往非禮也，徐嫡從腰間掏出一黑釉漆瓶，「特意為容媽媽製作的美顏丹，一日一粒，容媽媽試試，若是覺得有效，徐嫡便再送來些。」

女人最怕什麼？當然是年老色衰，青樓女子更甚，一聽美容養顏，容媽媽眼睛都直了，連忙接過，寶貝似的捧在手心，「徐姑娘有心了，有心了。」

徐嫡並未多做停留，她有其他事要辦，出了春香院便帶著阿豹匆匆離去。

「姑娘，那藥您就這麼送了？用的都是上等的好藥材，這要拿去賣不知道能賣多少銀子呢。」阿豹跟在徐嫡身後囁嚅著。

「千里馬也需有伯樂，靈丹妙藥也需有識貨之人。容媽媽吃著好，面色紅潤皮膚吹彈可破，春香院的姑娘們難道還會不買嗎？」徐嫡笑言。

君子愛財取之有道，老爺子是活菩薩看病不要錢，這養家的重擔自然落到徐嫡身上。美顏丹是她耗費兩年時間調製出來的，自己吃過有效，方才敢送給容媽媽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背靠青樓，自是要賺女人的銀子。

「姑娘說的在理。」阿豹在她背後傻笑，方才回過味來。

徐嫡從懷裡掏出銀子遞到阿豹手上，「跑一趟聚賢樓。」然後招招手，阿豹識趣的屈膝洗耳恭聽，「按我說的，傳話給店小二。」

阿豹重拳一握，眼中露出欣喜之情，「姑娘，這招，高！」原來這就是所謂的三人成虎。

「比人心更可怕的是人言。」內城河岸邊，徐嫡遙望著遠處的枯樹，她為人大度，但並不代表她好欺負。

余夫人那日登門拜訪，自命清高，言語裡都是對他們父女的鄙夷之情。父親醫者仁心，在余夫人口中倒成了不思上進，自甘墮落，同三教九流為伍。

父親一來不擅辯，二來也不想同老友的夫人爭論，便未多言，余夫人還以為父親理虧，越發趾高氣揚。而父親不知余景學真面目，只覺得龍生龍鳳生鳳，他清楚老友的為人，就以為余景學也該如此。

想他母親一個人苦苦支撐著余家必是經歷不少波折，脾氣急了些也能理解，只要余景學日後取得功名，余家必可重現往日榮耀。

徐嫡看破不說破，這婚要退，她還要守住父親和自己的名聲，千錯萬錯必然都是余家人錯。

有些事徐嫡不方便出面，索性都交給阿豹去辦。

坐在街角的茶攤，徐嫡點了壺茶，因她是熟客之故，老闆贈了盤瓜子。

余家不是最在乎名聲嗎？那她就將這名聲踩在腳底碾碎了，她倒要看看，那時這位余夫人要如何趾高氣揚？

街角茶攤正對著一座茶樓，沒錢的在茶攤，有錢的自是要進茶樓。

二樓雅間臨窗處，一位白衣公子身披狐毛大氅倚在窗邊，雙手抱著暖爐，饒有興趣的望著徐嫡出神。

男子生得俊秀，但面容消瘦，唇色淡白，一副病入膏肓之態，一雙丹鳳眼，眸間含情，如玉君子。

「顧叔，派人去一趟聚賢樓，照著酒樓裡的傳言去文房墨寶一條街再傳一遍，讓滿城的世家公子都知曉。」

「是！」身後的老者應聲離去，不問緣由。

「徐嫡、徐嫡、徐嫡……」男子嘴角不自覺勾起一抹鬼魅笑意，指尖輕點著窗沿，輕喚著徐嫡的名字。

「你身中劇毒，活不過二十八，一千兩，我救你。」

他是安世王的嫡長子，今年二十一有四，一年前父王身染傷寒，請了前太醫徐術入府診治，徐嫡一同前往。

母妃早逝，他自幼體弱多病，身子畏寒無力，別說像父王一般馬上安天下，到了冬日，他的手抖得連一支筆都握不住。

母妃去世後，父王迎柳氏入府為繼室，柳氏待他極好，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，都繫著他這個嫡長子先。

那年他四歲，父王政事繁忙，無暇顧及他，他體弱膽小，夜裡懼黑總是哭鬧，柳氏便來他房中，每每都是先將他哄睡了方才回屋歇息。

他五歲時，弟弟秦懷義出世，柳氏是正室，弟弟自也是嫡出，本以為柳氏會因此怠慢他，沒承想柳氏依舊對他視如己出，他嘴上雖不言，但心中感念柳氏的恩情。聽聞此言，他心頭火起，這是哪裡冒出來的丫頭，竟如此口出狂言？他在王府的吃穿用度皆是柳氏派人打理照料，說他身中劇毒，豈不是指柳氏暗害他？

四下無人，他本欲出口反駁，不料徐嫡彷彿看透了他的心思。

「身子壞了，可救，腦袋壞了，無解，你想死我不攔著，告辭。」

時至今日，他依舊記得當日徐嫡臉上的惋惜。

男子回過神來，搖頭苦笑，他如今的身子不能飲酒，顫抖著雙手斟了一杯茶，小口飲著。

他安世王嫡長子秦子彧，後來果然沒有活過二十八歲，病榻之上形容枯槁，面色慘白似紙，身邊無人照料——父王、柳氏、秦懷義……他的親人皆不見蹤影。

徐嫡說得對，他身中劇毒，自柳氏入府便註定他英年早逝的命運，所幸老天開眼，給了他逆天改命的機會。

「徐嫡，一千兩我備好了，就看妳有沒有本事賺了。」

余景學，男子記得這個名字，不日後他會名動京師，上輩子徐嫡退親之事可謂一波三折，如今他已知天命，不妨幫她一把。

茶攤上，徐嫡捂著鼻子連打了三個噴嚏，她自小便被徐術泡在藥池子裡，父親美其名曰泡藥浴強身健體，而她確實比尋常小孩身子骨更為硬朗，從小到大沒生過病，每到冬日身子似個小火爐般，旁人穿棉衣，她依舊一身單薄。

徐嫡緊了緊領口，大口喝著熱茶暖身。一炷香的功夫，阿豹大步跑回，俯身在她耳邊低語了兩句，兩人相視一眼，面帶笑容離去。

直到徐嫡的背影消失在巷尾，秦子彧方才把目光移開，關上窗，將身子蜷縮在大氅中。